

如是聖教，亦名瑜伽，稱正理故、順正行故、引正果故。

這是解釋《瑜伽師地論》的題目，在題目裡邊，先解釋「瑜伽」，瑜伽裡邊，分境瑜伽、教瑜伽、行瑜伽、果瑜伽。這個境就包括了理在裡邊，這三種：境、行、果，都已經講過了，這以下解釋「教瑜伽」。

「如是聖教，亦名瑜伽」，這樣的聖教，就是佛所開示的一切法門，語言文字的佛法，它也可以名之為瑜伽的。「瑜伽」前面講過，中國話是相應的意思。這個「教」稱之為相應，怎麼樣解釋呢？「稱正理故」，它和佛所說的第一義諦的真理是相稱合的，是相稱的、是相合的，就是「法界等流」。我們學習《攝大乘論》的時候，佛說的教是法界等流，就是佛覺悟了法性的真理，由於大悲心的推動，就是流出來清淨的、顯示真理的語言。這個語言表達佛所覺悟的真理是正合適，恰到好處，所以叫做「等」，等流，叫做「等」。和那個真理是相合的，「稱正理故」就是「等流」的意思。如果它和佛所覺悟的真理、佛所證悟的真理，佛在菩提樹下所覺悟的緣起、法性的真理，若是不相合的話，那我們學習佛法就是白學了，就是沒有用了，那你不能因此而證悟真理的。現在佛告訴我們是「等流」，是「稱正理故」，所以我們可以放心了。

「順正行故」，它能隨順我們的修行；我們依據佛的教法去修行，它也是相合的，它也相合。這個相合的意思，就是契機，有契機的意思。「稱正理」是契理，「順正行」是有契機的意思。說是它是稱正理，但是與我們的根性、程度不合，這也是會有困難，也會有困難。它能契機，契機這句話呢，我們從經論上的學習可以知道，這個修行的事情就是止觀，也就是所謂禪。禪是什麼？就是四念處。四念處，其中修止的這件事，有多少和人的分別心有一點距離，因為我們的分別心習慣了散亂的境界，東想西想，自由的活動；這個止不是，叫它不要動，這是有一點不合。但這個觀是合的；觀怎麼是合的呢？觀就是思想，就是按照佛的教去思惟。這和打妄想是一樣的，只是內容不同；和打妄想一樣，所以就是能契機了。這個語言文字，佛說法的時候，就用我們習慣使用的這種語言文字；所以就是按原來的情况嘛，原來的這種語言文字來表達真理，所以我們心裡面去思惟，也是合適的。所以叫做「稱正理故、順正行故」，是隨順的，並不是有什麼困難的。

「引正果故」，這個教瑜伽，你依這個教去這樣修行，就能使令你引發出來聖道，能引發出來聖道，就是證果。這是沒有過失，而有廣大利益的一種成就，所以叫做證果。所以「教」也叫做瑜伽。如果這種教不符合真理、也不順於正行、也不能引正果，那就不是佛教了，那就有問題了。

若是我們學習佛法，我們從印度佛教史來看、從中國佛教史來看，的確是有問題。就是你不常學習、你不常讀誦經論，你的修行法門逐漸地就會偏了，就會有偏差，就會有這個問題。所以用功修行的人，你不能夠只是坐在那裡修止觀，

一定你還要讀經，你一定還是要這樣子，它才能夠使令你心安。就是有的時候讀經，有的時候你都會想，我這樣修對不對呢？都會有這種想法，所以一定要讀經的！若是不立文字，把經放在藏經樓上去餵蟲子，給蟲子咬，說我這樣子可以開悟了！從佛教史上看，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不可能的。就是你讀經，說是我有一點境界，是不是和經論相合？都可能還是不一定的，都還不一定，何況你再不讀經呢！

所以這個地方，「教瑜伽」可見也非常重要，非常的重要的。這樣說就是，境瑜伽、行瑜伽、果瑜伽、教瑜伽，合起來名之為瑜伽，這樣說。這前邊是「通說三乘境、行、果等所有諸法，皆名瑜伽，一切並有方便善巧相應義故」。

一云：正取三乘觀行，說名瑜伽。數數進修、合理、順行、得勝果故。

這是第二個解釋。就在《瑜伽師地論釋》這部書上有兩種解釋，現在是第二個。第二個說法是，「正取三乘」，就是主要的，「正」在這裡應該說是主要的。前面說通於三乘境、行、果等，現在不那樣說。主要的是取三種佛法裡邊：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，這三種乘裡邊都有境、教、行、果，教、理、行、果。現在單獨地取觀行來說，就是修行的這一方面來說，就是修止觀。修止觀裡邊，本來是有止也有觀，但是這個止略去了，就單獨說觀，這可見觀是特別重要。因為你單修止而不修觀，就是成功了，當然也是不錯，可是還是凡夫，一定要用觀才能得聖道的。「說名瑜伽」，就是三乘學者所修的止觀，叫做瑜伽。

因為什麼呢？「數數進修」，這個「數數」就是一次又一次、不間斷地，不斷地重複。修止也是、修觀也是，不斷地重複，這麼進修。這個「進」就是向前進，不停下來，你能夠這樣不怕辛苦，也不怕腿疼，去修止觀。這樣子去用功修行，它是要「合理」，要符合佛說的教理，就是「境瑜伽」。「順行」，也隨順佛所說的法門而修行。「得勝果故」，這樣子你就會得到一個殊勝的聖道，叫做得勝果。以止觀的修行為瑜伽，這是符合正義。這個瑜伽師，在我們中國佛教習慣的說法，就是禪師。瑜伽師就是禪師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「合理、順行、得勝果故」，這個「合理」，也就表示你修止觀的時候常常要讀經，也有這個意思。

境、果、聖教，瑜伽境故、瑜伽果故、詮瑜伽故，亦名瑜伽，非正瑜伽。

這前邊說行是瑜伽，止觀的修行是瑜伽，其他的這幾個不是瑜伽嗎？可也不離開瑜伽的。境和果和聖教這三個，是瑜伽的所緣境。這個禪師，修止觀的人……，境、果和聖教這三個是所緣境，禪師所學習的境界。你不能夠單獨修止觀的，你還要讀聖教；聖教裡邊也說到聖道所成就的果、所緣的境界，也包括這幾個的，是瑜伽的境。「瑜伽果故」，境是瑜伽師——禪師的所緣境；果是修瑜伽的人所成就的果。

教是「詮瑜伽故」，是顯示瑜伽應該怎麼修行的，應該怎麼樣修行，你時常要閱讀它的，你才能夠保證你修行得沒有錯誤。不只是坐在那裡修止觀，你還要讀聖教，裡邊也包含聖果，和一切的所緣境都包括在裡邊的，所以它們也是瑜伽。「非正瑜伽」，但是不是主要的，主要是指修行這一方面說、修止觀這一方面說的。（這（講義）底下這個「今」字不要。）

這樣子，前面一個解釋是通說的，第二個解釋是別說的。一個通、一個別，但是主要是別；別也沒有棄捨那個通。這個瑜伽的解釋就是這樣子。

這個題目的「瑜伽」，這個詞解釋完了。現在就解釋這個「師」。

梵言阿遮羅，此云師。有調化之功，匠物適機，群徒所放之美稱也。

「梵言阿遮羅，此云師」，梵文「師」這個字叫做阿遮羅，我們漢人，中國人叫做師。「有調化之功，匠物適機，群徒所放之美稱也」。「有調化之功」，這個師是指人說的，教導我們的人說的。他有一個調轉、調和、調理、轉化我們的功能。我們的身口意不符合聖道，與聖道有點距離；他能調，漸漸地調和、轉化，他就與道相應了，就可以得聖道了，這叫「有調化之功」。「化」是變化，變化氣質，說是變化氣質；實在主要就是這一念心，調身口意其實就是調這一念心。我們這一念心若是調伏了，身口自然也調伏。這個心，有煩惱推動它，叫它去種種的活動，都是染污的。現在調伏它，用智慧、用佛法裡面的般若的智慧，隨順般若的智慧去行動、去說話、去思惟，教它與聖道相合，這叫調化。

「匠物適機」，「匠」就是巧妙的意思，木匠、鐵匠、泥水匠，他有巧便的智慧，也還是調化。這個「物」就是眾生，教導眾生。「適機」，他教化得能適合那個人的根性，能契合那個人的根機。其實呢，「機」是什麼？「機」就是心，就是我們這一念心。這一念心它是一切法的開始，一切法都是由心而有的；若沒有分別心的時候，一切法都沒有了。所以「適機」就是契合眾生的心而已。就是調伏這一念心這件事，他調和得很適當，沒有過猶不及的這些事情。「群徒所放之美稱也」，就是眾多的學者，眾多的弟子所做效的一個美稱；向他學習而一定有成效的一個美好的稱呼，就叫做「師」。「師」這個字這樣解釋。

釋論解云：三乘行者由聞思等次第習行，如是瑜伽隨分滿足，輾轉調化諸有情故，名瑜伽師。或諸如來證瑜伽滿，隨其所應，持此瑜伽，調化一切聖弟子等，令其次第修正行，故名瑜伽師。

「釋論解云：三乘行者由聞思等次第習行，如是瑜伽隨分滿足」。這是遁倫法師，這是《瑜伽師地論記》，是唐朝的遁倫法師編輯的。前面那幾句話是遁倫法師講的，這底下他引《瑜伽師地論釋》上的解釋。三乘的修行人，他由聞思修等次第

的習行，不斷地學習。「行」，行這個字當動詞講，就是向前進，一步一步走；如果當名詞講，就唸尸ㄣ、。行尸ㄣ、，就是你修行的成就、德行。修行有了成績了叫行；你在修行的時候應該唸行尸一ㄣ、。我查了字典，查了多少次，很多人都唸行尸ㄣ、，大行普賢菩薩，這唸尸ㄣ、是對，他是有德行的人，有成就了的人。「次第習行」，按照聞思修的次第，不斷地這樣子修行的人。「如是瑜伽隨分滿足」，你從聞思修上的次第的學習，時間久了你就會有成就，什麼成就呢？「如是瑜伽隨分滿足」，隨著你的修行，一分一分的成就。你這時候聞所成慧有點成就，進一步又成就了思所成慧，進一步有修所成慧；修所成慧也通於有漏、也通於無漏。隨著你自己的精進或者懈怠，或者不完全懈怠，也還是用功，那麼你就會有成就。或者到了六十分，或者七十分，或者是一百分，或者是兩百分，逐漸地這麼成就，叫做「滿足」，一部分一部分的滿足。

「輾轉調化諸有情故」。「由聞思等次第習行，如是瑜伽隨分滿足」，是這個人自己用功的事情。「輾轉調化」，是這個人他本身有一點成就了，他就輾轉地去饒益同梵行者，所以叫做「輾轉調化」。你給我做老師來教化我、教導我，我若繼續用功修行，我有點成就了，我也可以去教化別人，所以輾轉地調化諸有情故。這樣子，這就叫做「瑜伽師」，這瑜伽師就是這麼回事。

「或諸如來證瑜伽滿，隨其所應，持此瑜伽，調化一切聖弟子等」，前面這個解釋通於一般的加行地。我們按照法的規定來說，做瑜伽師最低限度要到加行地的程度。在資糧位、在外凡位給人家做老師，是勉強了一點；到煖頂忍的時候，你為人做老師，還好一點；沒有到煖頂忍就給人做老師是勉強一點的。但是這裡面說的也應該通於聖位，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乃至得無生法忍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至到第八地，都包括在內了。

「或諸如來」，這是最後了，這個瑜伽師到最後圓滿就是佛的境界。「證瑜伽滿」，一切功德究竟圓滿了。「隨其所應，持此瑜伽」，隨他所適合的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現佛身而為說法；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。就是隨其所應，這個境界是不可思議的。「持此瑜伽，調化一切聖弟子等」，他的內心裡面有無量無邊的法門，所以叫「持」。他用這樣的瑜伽來調化一切聖弟子等，佛的究竟的境界是非常廣大的，教化一切聖弟子等；凡夫的弟子乃至聖位的弟子，都包括在內的。「令其次第修正行，故名瑜伽師」，「令其次第修正行」，這個次第修正行，真是不容易。你若看天台智者大師的《摩訶止觀》，他說得很微細的，這個次第還真是不是容易。若讀《優波鞠多尊者傳》也會明白這件事，那真是聖人啊！若遇見佛、遇見大菩薩，拜他做師父，那真是要有善根啊！他能夠隨時隨地有次第地、恰到好處地教化你。「故名瑜伽師」，這叫瑜伽師。

梵云步彌，此云地者，生成住持義也。始自五識終暨無餘，凡聖因果統無不備，皆具能生成住持，有類於地，故云也。

「梵云步彌，此云地者」，前面這「瑜伽師」講完了，這底下講「地」字。「生成住持義也」，這個「地」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大地，這個大地它能生長萬物。「成」，就是生長到最後圓滿了，叫做成。成了以後還能「住持」，不失掉；這個大地能夠這樣子。現在這裡不是說大地，是說我們修行人的這個地。看底下解釋。

「始自五識終暨無餘，凡聖因果統無不備，皆具能生成住持，有類於地，故云也」，這是正面地解釋這個「地」。「始自五識」，就是《瑜伽師地論》從開始，開始從五識相應地，就是〈本地分〉，五識相應地、意地、有尋有伺地、無尋唯伺地、無尋無伺地，乃至三摩呬多地、非三摩呬多地、有心地、無心地、聞所成地、思所成地、修所成地，乃至聲聞地、獨覺地、菩薩地、有餘依地、無餘依地，一共有十七地。「終暨無餘」，到最後到無餘依地，一共十七地。「凡聖因果統無不備」，這十七地裡邊，凡夫的因果、聖人的因果。凡夫的因果：當然說到造惡就要到三惡道去，修善就到三善道。其中說到修禪定，說得非常地詳細；就是從欲界定、未到地定，乃至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乃至到無色界的四空定、滅盡定，很多很多的事情。若是滅盡定那就是聖人的境界，如果只是說到四禪八定是通於凡夫的。那麼聖人的因果，修四念處、三十七道品，乃至到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乃至得十地菩薩，這一切因果，「統無不備」，完全都包括在內，沒有不具足的了。

「皆具能生成住持」，這一共十七地，我們若是學習它的時候，它有這種功能，能令你栽培善根，使令善根得生長、得成就，成就了以後而不失掉，能夠住持不壞，不失壞。這個不失壞，這個住持的意思，安住而不失壞，只有聖道才可以。你修學出世間的法門，你若有成就了，就是永久地成就而不失壞。世間的善惡因果都是不能住持的，都是有時間性的，到時候就沒有了。這個人造惡，造了很重的惡，到地獄去，到地獄還是有時間的；不管是多長，只要有時間，總是一天一天到時候沒有了，就結束了，不是永久在地獄裡頭、永久在三惡道裡，不是。你修的善法，你到了非非想定，八萬大劫，到時候這個定也就完了，也結束了，都是失壞的，能生成而不能住持。但是若是佛教的功德，出世間的聖道可不是，生成住持，常樂我淨，而不失壞的。這樣子說呢，這個〈本地分〉十七地，「有類於地」，就像大地能生成住持萬物似的，有類於地，「故云也」，所以叫做地。它是瑜伽師的地。這十七地，這十七個部分的佛法能為瑜伽師的地，能令你生成住持三乘的聖道，所以叫做「地」，這樣的意思。這個地就是這樣解釋，這叫做地，這底下又再解釋。

釋論解云：地謂境界、所依、所行、或所攝義，是瑜伽師所行境界，故名為地。

這底下說。這《瑜伽師地論釋》上解釋的就更詳細了。前面說一個大意，前面是總說，這裡等於是別說。「地」這個字是境界的意思。怎麼叫做境界呢？「所依、所行、或所攝義，是瑜伽師所行境界，故名為地」。這個「所依」，是我們學習佛法的一個對象、依止處，是依止處。這個依止處，實在就是你居住的地方。說你現在在什麼地方住？我在三藩市住，就是三藩市是你的依止處。說你在什麼地方住？我在法雲寺佛學院住，那個地方就是你的依止處，這個「依」是這樣意思。「所行」，就是你活動的地方；也就是你學習佛法…就是這一念心…佛教說的，很多的地方，經律論裡面說到這個「行」、說這個「依」。這個能依和能行是誰？就是一念心，就是我們的分別心。我們的心在這裡住、在這裡活動，這樣意思。

這個「依」是所住之處，「行」是所活動的地方，其實就是一個地方。一個地方，可是有一點分別，這個依和行有一點分別。譬如說我們現在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，《瑜伽師地論》是我們的心、我們的思想的依止處。這個行呢，還是這裡，但是可有點不同了，就是更詳細地在這裡活動，叫做「行」。這個「依」就是你開始限制自己的心的範圍，我的心就不超越這個範圍，就在這裡。那麼在這裡不斷地行，就是不斷地學習、不斷地聞思修，在這裡。所以行和依是同一個地方，但是有一點不同。所依之處、所行之處是一樣的，但是依和行有一點差別。差別呢，就是「依」指範圍說；「行」是說在這個範圍內不斷地深入地學習，叫做行，這麼講。

「或所攝義」，或者是說，是凡你所學習的、所接觸的、所包含的一切的境界，都可以名之為境界的。「是瑜伽師所行境界，故名為地」，是這樣講。

如龍馬地，唯此中行，不出外故。

這底下說出一個譬喻，譬如龍馬的地方，這個龍馬地這句話，龍的形相，就有馬的形相，這個龍有馬的形相，所以叫龍馬，也可以這樣講。龍，有蛇相的龍，像一條蛇似的，有的像一條魚似的、像蝦蟆似的，龍有四種形相的。那麼這裡說，龍裡邊有的像馬的形相的，所以叫龍馬，或者這個馬是另一種動物，不是龍，也可以。「如龍馬地」，這個龍馬地怎麼講呢？就是龍馬所行之地。「唯此中行不出外故」：牠們只是、唯獨是在這個範圍內活動，不超過這個範圍之外的。說我們瑜伽師地這個地，也有這樣意思，就是在這個範圍內，不超越這個範圍，在這裡活動。它是我們的所依、所行，所以叫做瑜伽師地，這樣解釋。

或瑜伽師依此處所，增長自（白）法，故名為地，如稼穡地。

「或瑜伽師依此處所，增長白法」，我們的心就依止在這個地方，譬如說依止四念處，心依止四念處住；在四念處這個範圍內，一直地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

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你在這個處所上依止、在這個處所上修行。「增長自法」，「自」這個字，我疑惑是「白」。增長「白」法，就是增長清淨的功德。增長「自」法，也可以，就是一切功德法是自法；一切罪過的法是「他」。我們要增長自法，不要增長他法，那麼講也可以。「依此處所，增長自法，故名為地」，這就有生長的意思，有生成住持的意思了。這個「地」這麼講，「依此處所，增長自法，故名為地」。

「如稼穡地」：稼穡地，就是種田。這個「稼」就是種田，這個種子種下去，你要耕耘它、要除草、要施肥做這些事。等到成熟了，「穡」，就是收回來，叫穡。那麼這個土地裡面種上了種子，你不斷地做這件事，最後有了成就了。現在我們這《瑜伽師地論》也是，你不斷地學習、聞思修，也可以有成就的，所以「依此處所，增長自法，故名為地」。那麼這是這樣子解釋。

或瑜伽師地所攝智，依此現行、依此增長，故名為地，如珍寶地。

這底下又再有一個解釋。「或瑜伽師地所攝智」，或者是這個禪師他不斷地修行，他想要攝取一種清淨的智慧，就是聖道了。前面的稼穡地似乎是在聖道之前，在資糧位、加行位的時候如稼穡地。現在「如珍寶地」，這就是得無生法忍以後了。你從這一念心裡面成就聖道了，「所攝智」。「依此現行、依此增長」，你要依據此《瑜伽師地論》這十七地，你不斷地這樣用功修行，也可以說現行；或者是不斷地修行，就有清淨的智慧現行了，得到無漏的聖道了。太陽出來沒有？太陽出來了！叫「依此現行」。「依此增長」，而這個智慧，不能一下子就得無上菩提，你還要繼續努力修行，使令清淨無漏的智慧要增長、無漏的戒定慧要繼續地增長。「故名為地」，所以這十七地，這十七個部分的佛法就名之為地。像珍寶地，那塊地裡面有珍寶，不是一般的五穀，這是特別殊勝的境界了。

這樣子解釋，譬如說我們不斷地修四念處：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這個身受心法就是地。我們不斷地這樣觀察，就出來智慧了，就出來聖道了。但是你在初開始用功的時候，也是身受心法，等到有成就了以後，還是身受心法，和以前有點不同了，有一點不同了，所以叫做珍寶地。以前稼穡的時候是土地，是地水火風一般的土地，現在變成珍寶地了，不同了。

或瑜伽師行在此中，受用自法，故名為地，如牛王地。

「或瑜伽師行在此中」：就是他的清淨的戒定慧、清淨的智慧，在這個境界裡面活動，有了成就以後，「受用自法」：你有了受用了。像得了欲界定的時候，雖然是定，但是沒有輕安樂，可也有一點舒服了，也是很輕快，但是若和未到地定、和四禪來說，那是微不足道了。現在若得了禪了的時候，有殊勝的輕安樂，有這樣的享受了，所以叫做「受用」。現在說你在凡夫的時候用功修行，也很難得了，

但是，還沒有什麼成就啊。所以修行這件事，在凡夫開始修行的時候，只是努力辛苦地修行，沒有什麼成就，心裡面不快樂。等到得了聖道以後，得到大自在的境界了，心裡面歡喜，歡喜地，有了受用了。所以我們出家人…我們佛教徒，佛教徒修學佛法，把世間的五欲棄捨了，在佛法裡面還沒有成就，這個時候是很難的，是很難。現在得了聖道的時候，「瑜伽師行在此中，受用自法」，你對於你所成就的聖道，你有了享受了，你也會有了作用了。不像凡夫的時候，人家看：「哎呀，你很有修行，你給我加持加持吧！」其實那能加持呢？沒有什麼作用啊！倒是得了聖道可是不同了，「行在此中，受用自法，故名為地」。

「如牛王地」，這又說個譬喻，「如牛王地」，就是牛群裡面有個王，牛王在牛群裡面很自在的，很大自在的境界。牛王能保護牛群，眾多的牛也是擁護牠，牠有威力能保護這些牛。就像佛是一切眾生的大導師，他能保護一切眾生的，所以一切眾生向他學習，得大自在的境界。就像修行人有了成就的時候，心情自在了，心安了一點。不是凡夫啊，有一點風吹草動心就不安。若是得了聖道，心就安了。所以「王」是自在的意思，就是心安了。

或諸如來名瑜伽師，平等智等行在一切無戲論界、無住涅槃瑜伽中故，是彼所攝，故名為地。

前面「如珍寶地」、「如牛王地」，這是譬喻得無生法忍以後的這些聖人，稱之為瑜伽師地。最後「或諸如來名瑜伽師」，那又更高了、更圓滿了。「平等智等」，他成就了平等的智慧，如理智就是平等智、如量智就是差別智；或者說是妙觀察智、平等性智、大圓鏡智、成所作智。這些大智慧，「行在一切無戲論界」，就是第一義諦。這個戲論是什麼呢？一切的語言、名字都是戲論。「如來有所說法不？」不也！世尊！如來無所說。」就是佛的境界是無戲論的境界；但是凡夫很難契合到這裡，非要戲論不可，非要立出種種的名字去分別觀察，這樣凡夫才能從凡夫地逐漸地進步。可是到成功了以後，就是無分別的境界，離一切名言相了，所以叫「一切無戲論界」。那麼這種無戲論界，你要成就平等的智慧，就是無分別的智慧。成就了無分別的智慧，你才能行在一切無戲論界，也就是不行一切法，就能行在一切無戲論界。「一切無戲論界」是什麼呢？就是「無住涅槃」。雖然得了涅槃，而於涅槃無所住，也不住生死、也不住涅槃。

「瑜伽中故」，這樣的瑜伽就是果瑜伽了。佛的境界，成就了那麼多無量的功德，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是智慧，所以別的功德沒有提。這個智慧在大般涅槃、無住的果瑜伽中，「是彼所攝，故名為地」，這樣的無戲論界是無分別智所相應的地方，所以那個地方叫做地，「瑜伽師地」。這樣講呢，第一義諦名為瑜伽師地了。前面這麼幾種的解釋，實在是有深淺的意味在裡邊的。

或十七地攝屬一切瑜伽師故，如國王地。是故說名瑜伽師地。

「或十七地攝屬一切瑜伽師故，如國王地。」「或十七地」，前邊從開始的五識相應地，到最後的無餘依地，這十七地，「攝屬一切瑜伽師故」，它是攝屬一切的瑜伽師。就是從凡位開始一直到佛的境界都包括在內了，都包括在這十七地裡邊。一切瑜伽師地都包括在十七地裡邊了，所以這十七地是一切的瑜伽師的地。也可以說，十七地是屬於一切瑜伽師，一切瑜伽師也屬於十七地，可以這麼解釋。就是隨你這一位瑜伽師修行的深淺，這十七地就不同，就是不一樣的，所以可以互相攝屬。「如國王地」，就像國王的地方，國王地就是屬於國王的。在他的權力所屬的境界，都是自在的，如國王地。「是故說名瑜伽師地」，這瑜伽師地這麼講，這個「地」字這麼樣講。

解云：其境及所攝，各唯一解；依行二種，各有二解，合六番釋也。

這是把前面這一大段總起來結束。

「解云」這句話，應該就是遁倫法師說這句話了，他說：「其境及所攝，各唯一解」，「釋論解云：地謂境界，所依、所行、或所攝義，是瑜伽師所行境界，故名為地，如龍馬地，唯此中行，不出外故」。這第一個解釋，叫做「境」，境指這個說的。「及所攝」，就是最後這個：「或十七地攝屬一切瑜伽師故，如國王地」，這是攝屬。這是兩個解釋：境，一個解釋；所攝，一個解釋，這是兩個解釋。

「依行二種，各有二解」：那就是第二個，「或瑜伽師依此處所，增長自法，故名為地，如稼穡地」，這是「依」。「或瑜伽師地所攝智，依此現行、依此增長，故名為地，如珍寶地」，這又是一個「依」。這個依就是兩個解釋了，「如稼穡地」、「如珍寶地」，這都是依。這底下「或瑜伽師行在此中，受用自法，故名為地，如牛王地」，這個是「行」。「或諸如來名瑜伽師，平等智等行在一切無戲論界、無住涅槃瑜伽中故，是彼所攝，故名為地」，這又是一個「行」。這個行也是兩個解釋了。所以兩個依、兩個行。

前後兩個，一個是境，一個所攝。最初一個是境，最後一個解釋是所攝；中間四個是兩個依、兩個行，依、行兩種各有兩個解釋，合起來就是六番解釋。（註：此段已依 師父指示修改過。）

梵云舍薩怛羅，此云論。釋論云：問答決擇諸法性相，故名為論。《俱舍論》云：教誡學徒，故稱為論。然則師有瑜伽，瑜伽之師，依主釋也。瑜伽師之地，亦依主釋。瑜伽即地，二體無別；地是所詮，能詮即論，瑜伽師地之論，亦依主釋。合為瑜伽師地論。有三釋。

「梵云舍薩怛羅，此云論」，叫做論，中國話叫做論。「釋論云：問答決擇諸法性相，故名為論」，《釋論》上的解釋，有問、有回答，用問答的形式來決擇諸法性相。「決擇」，「決」是決定，「擇」是揀擇，就是觀察分別，這個是壞的、這個是好的；就是這樣分別，這個是正確的、這個是錯誤的，那麼這樣去觀察分別，有一個決定的結論，這叫做決擇。對於諸法的性相，這樣的問答決擇的學習，這叫做「論」。《俱舍論》上說：「教誡學徒，故稱為論」，這麼講；教誡他的學生，那就叫做論。這是兩個解釋。

「然則師有瑜伽，瑜伽之師，依主釋也」。這個「論」解釋完了，這底下統起來說。「然則師有瑜伽」，現在統起來解釋這個題目，「師有瑜伽」，瑜伽師，這什麼意思呢？就是這個師，他有瑜伽的功德。「瑜伽之師」，是有瑜伽的一位師長。「依主釋也」，這樣子呢，師是主，瑜伽是屬於師的功德，所以叫做「依主釋」。在唯識的經論裡面，有六離合釋，這是用那六離合釋來分別這件事。

「瑜伽師之地，亦依主釋」，瑜伽和師這樣子解，或者是師有瑜伽、瑜伽之師，這麼解釋。這個「地」，是瑜伽師的地，瑜伽師所聞思修的地，「亦依主釋」，這樣這個地是屬於瑜伽師的。

「瑜伽即地，二體無別；地是所詮，能詮即論」，瑜伽即地，這個相應，譬如說境瑜伽、教瑜伽、行瑜伽、果瑜伽，那麼瑜伽就是地，這都是相應，瑜伽就是地。瑜伽和地，它們兩個法的體性是無差別的，那麼叫做瑜伽即地，那這等於是持業釋，這樣解釋。「地是所詮，能詮即論」，這個論和地要怎麼樣解釋呢？地是所顯示的，能顯示的就是論，就是用語言文字來顯示十七地的義，它們的關係是這樣子。那麼若總起來說，瑜伽師地的論，亦依主釋，瑜伽師地的論，瑜伽師地是主，論是屬於它的。

「合為瑜伽師地論」，合起來叫瑜伽師地論。「有三釋」，這前面一共有三個解釋：「師有瑜伽，瑜伽之師，依主釋也」，這是一個解釋。「瑜伽師之地，亦依主釋」，「瑜伽即地，二體無別；地是所詮，能詮即論，瑜伽師地之論，亦依主釋」，這又一個解釋。合起來叫做瑜伽師地論，這一共有三個解釋。

這是把題目解釋完了，下一次就入到正文了。我心裡面倒很著急，題目不要說太多，解釋正文要緊，到現在就算是解釋完了。

問：請問院長，玄奘法師後來如何決斷「當常」、「現常」這個問題？

答：我也在想：你最初有這個疑問所以到印度去，但是你學完了以後怎麼解釋這個問題呢？但是沒有看到有交代，沒有看見。

佛法學多了，以前的疑問，在他心裡面不那麼明顯了。就算是沒有說，但是不

明顯。因為初開始學習佛法的時候，遇見這個問題不懂，心裡面認為這件事很重要。等到天天的學習、天天的思惟，學多了，站在唯識的立場去通達全面的佛法以後，以前的疑問在他心裡面不介意了，再不說什麼了。

不說什麼，但是這個問題是這樣。現在我開始說的話是我妙境心裡面的分別，是無稽之談，或者說有根據也可以：唯識宗的經論裡面，它說一切眾生有的有佛性、有的沒有佛性，不是都有佛性的。所以不是一切眾生都能成佛的，有人能成佛、有的人不能，有的人能得阿羅漢，有人不能，他永久的都是個生死凡夫，唯識的經論有這種味道，有這種意思。這種意思，我們現在把聲聞、緣覺這件事放在那裡不說，單獨說「佛性」。

窺基大師，他也是大智慧人，所以他就解釋《涅槃經》上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凡有心者皆得作佛。」《涅槃經》上有這種話。

《涅槃經》前十卷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那個意思是「現常」，你現在的虛妄分別心裡面就有「佛性」，是這樣。等到後一大段的《涅槃經》裡面說的是「當常」，就是說你現在沒有佛性，你現在你沒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你沒有。但是你現在心裡面有虛妄分別心，你這分別心遇見佛法了，由聞思修這麼修行，逐漸地逐漸地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。將來你會有一個常住的佛，所以叫「當常」，是這麼講。那麼統合起來說呢，佛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這樣講。

我們的印順老法師，也是大智慧人（我現在想起來什麼說什麼），他說《涅槃經》上說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就有一點共於外道的理論，有這種情形。或者說得謙讓一點來說，有這種傾向。

那麼三論的學者把它重新加一個新的解釋，新的解釋怎麼意思呢？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他現在有虛妄分別心去起惑造業、流轉生死；也就是這一念心遇見佛法以後呢，從聞思修逐漸逐漸將來就成佛了，這就叫做「佛性」、這就叫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。就是調和一下，調和一下，使令他符合佛法的真義，不共於外道。我看印老法師好像有這個味道，有這樣解釋。

窺基法師怎麼解釋呢？窺基法師他不這麼解釋。他說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是在你現在的色受想行識裡面有這個「諸法如義」。「如來者，諸法如義」，都是「諸法寂滅相」，都是「空」的，都是「畢竟空寂」、離一切相的，「圓成實性」，一切眾生都是有的，這叫「理性佛性」。

說是「當常」，就是我們遇見了佛法的時候，發無上菩提心了，感覺到眾生是苦，佛法是寶，是眾生長夜的明燈，是非常的重要，我應該發心把這個燈來破一切眾生無明的黑暗，我要做大菩薩。

你發了無上菩提心，你修行六波羅蜜，就在你的阿賴耶識裡面就栽培了無漏的

善根了，這個是「佛性」，這個就是「佛性」。這個「佛性」逐漸地增長、逐漸地成就，就得無上菩提了，就成佛了。

這樣說呢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有那個「諸法如」的「佛性」，那並不保證你就能成佛的。你若有發無上菩提心、修六波羅蜜，有這樣的「佛性」，這叫「行性佛性」，是有為的，你有這個「佛性」你才能成佛的。

所以唯識的經論上說，有的人有佛性、有的人沒有佛性，約「行性」說的，約「行性」的佛性說的。這個《成佛之道》上也有提到，這是窺基大師用《涅槃經》上的「當常」和「現常」，把它名之為「理性佛性」、「行性佛性」，來融通解釋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這個道理，使令它沒有矛盾，這樣解釋。這樣說，這個「當常、現常」就是這樣解釋了。那麼也是「當常」、也是「現常」，是無障礙的，是無障礙。

說是一切眾生皆有諸法如的「佛性」，這個不管是三論宗也好、法相宗也好、天台宗也好，乃至華嚴宗、禪宗，一切佛法都是同意承認的，都是承認這一點。「行性佛性」這樣解釋，誰能反對呢？我看也要承認，也要承認這一點。那麼這樣解釋，就應該是把「當常」、「現常」的問題，究竟是「當常」？是「現常」？這問題應該是解答了。解答的結論呢？就是也是「當常」、也是「現常」，而沒有矛盾。應該是這樣說。

我以前也說過一個問題，就是禪宗裡面有一位禪師……，兩位禪師在一起走路的時候，一位禪師說是：「人心裡面若沒有佛，就不能流轉生死」，說這個問題。有一位禪師說：「若有佛的話，就不迷於生死」，不迷於生死應該沒有生死。這兩個禪師互相爭論，後來去見那個法常禪師，法常禪師是馬祖的弟子，馬祖印證他，梅子熟也，印證他就是開悟了，是這樣意思。

（那麼印證的時候，法常禪師說……）好像有一位禪師說，是夾山禪師，一個定山禪師，夾山禪師。夾山禪師問他，兩個人提出這個問題了，說是我們這兩個人的看法，誰親？誰疏？用親、疏兩個字來形容這兩個問題。一個是親，親者近也；疏者遠也。我們兩個問題誰是能接近真理？一個是與真理相遠的？用親、疏兩個字來形容。那麼法常禪師說：「且去，明天再來」。那麼明天來了，就是夾山禪師他去問的，法常禪師說：「親者不問，問者不親」。這樣子就等於是否認了夾山禪師這個問題，等於是這樣子。

但是我看這個解釋還是不能夠令人心服，心還是不服。不過我另外在《高僧傳》上看出來一件事。好像一個人在禪定裡面就看見佛了，看見佛。佛開示他的道理，他就從中提出來一個問題，說是一切法究竟是有為呢？是無為？這樣問佛。佛說「都是戲論！」這句話說得好，這句話說得好！說是「心裡面是有佛？是沒有佛？」「都是戲論」，應該這麼解釋也是對。

我們沒有成佛的人，就是佛菩薩開導我們的時候，一定要把緣起的道理要說清楚，我們才能夠心裡面沒有疑問，才能心能安下來去修四念處，不然的話心裡老是不安。所以就會說：「是有佛呢？是無佛？」因為這都是經論上的話。

《楞伽經》上說「如來藏」，「如來藏」是「涅槃因」，也是生死之因。因為有「如來藏」你才能流轉生死、你才能得涅槃。「如來藏」是什麼？「如來藏」就是「諸法如」、就是「佛性」。就是「佛性」，有「佛性」才能流轉生死、有「佛性」才能得涅槃。

但是夾山禪師說：「若有佛性，就不應該迷於生死」，也有道理。尤其是《大乘起信論》上說是「真如有大智慧光明義」。有「大智慧光明」，為什麼流轉生死呢？你解釋解釋我聽聽。我看很難解釋這個問題，很難解釋。

但是三論宗也承認「諸法如」是「佛性」，一切眾生都是「諸法如」，都有「佛性」，但是沒有說「如上有大智慧光明義」，沒有說這句話。沒有說這句話呢，就沒有這個問題。

若是照《阿含經》上這麼解釋呢，不說這件事。就是一切眾生迷惑顛倒，起惑造業流轉生死。你現在修四念處破除顛倒，就得涅槃。你沒有藉口生出種種疑惑，沒有這個藉口。

但是人呢，你常常用功修行就會發現一件事，你就按照《阿含經》四念處修行，也會發現到「諸法如義」，也會發現這件事。你不能說是「大乘非佛說」，這句話不能說。你真實用功修行……，你只是在文字上這樣分別，有的時候有這樣想法，有那樣想法，但是你自己修止觀的時候，你就會碰到這個「諸法如」。你碰到的時候，「啊！這句話不可以這麼說」，你自己會碰到！